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水心集卷十九 二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范逢恩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黄奕遐

水心集卷十九

宋 葉適 撰

墓誌銘

中奉大夫太常少卿直祕閣致仕薛公墓誌銘

初公繇少奉常領祠官至再焉未七十屢自請以直祕閣致仕家有司馬文正公真率約接舊事率年及六十者行之余亦預往公園池不多而花草疎闊游止自在

樓甚低小而江山隱約可識書畫精麤雜而觀者各有取惟靈壁石舊物也相與考擊為樂如是歲一徧不幸客衰殘多病相繼死數人諸公悲痛自為集裼麻帶絰而哭弔者避席曰真率翁來矣余因戲謂是率者率人於死而非以難夫老也既而公亦病真率竟廢嘉定五年正月二日公卒年七十四十二月壬午葬清凉山嵯夫豈天於閒退之樂不輕與而昔之壽考强力特偶然聚而非可齊耶公諱紹字承之其先自河東徙閩長溪

有令之者仕唐至右補闕人以其廡號其居廡村廡村之後為永嘉人薛氏大於永嘉三百年矣公魁重凝特造次不以詞色自達而誠意内充與之游久者皆厭然心服登乾道二年進士第授台州推官州用急釀者滿城幾無榷矣陳守巖肖憂不知所出公曰易耳命徹舊帘有自門堂來言薛推官新酒美而賤相傳徧一郡飲於家者悉從官市衆壚束手榷緡十倍吏事向守洵向老吏撿御有繩尺尤罷公以為能繼已余從公游前後

口汋數十不置知公有得於汋也監車輅院知鄱陽縣訟日千數令故不訾省爭氣怫鬱簪筆走諸司公曰息爭莫如理訟至常夜丙鬚髮為白太守所遣卒詬於庭公囚之守怒罷民挽公流涕曰知州豈重一兵輕百姓耶知宜春縣前知縣有柯長卿邑人紀之故稱前柯後薛云通判無為軍攝知州積寬剩糴米餘十萬紹熙五年歲饑賴以無死知真州提舉浙西常平茶鹽就遷提刑有竊富人婢以逃其家謂主殺吾女州縣以成獄至

公却之曰安有殺人而無驗者未幾婢果自詣除戶部
郎淮東總領遷太府少卿且滿難其代復留年餘召為
太常少卿淮東用鹽餉軍務塲趂賣無浩率以鈔當錢
召賞至公常賣實錢三年間增多三百二十萬貫執政
駭異莫知用何術謝丞相從容問公公具以實言丞相
歎咨良久指其榻曰此公坐處也而深甫叨之過矣公
既謝所引而於韓太師侂胄未有納也異日從陵下歸
韓曰陵樹比前殊蒼蒼耶公答陵廟至重非被使何敢

覩樹有盛衰不可考然頃見吏云補種若干今青活若干矣韓悒然止忽又言少卿來幾何時亦何欲公但啮啮退亟辭於謝遂行嗚呼公不自結於韓而自必於去其中葢有所守世固未察也又公乞謝事時錢丞相素厚公留公許用公公卒不改以就其執信如此人亦未知也秩累中奉大夫夫人洪氏封令人先公卒子曰師巖南劒州司理曰龜從湖州司法曰岷武當軍推官曰師武監隆興府税務曰師睿早卒龜從及巳未第而岷

國子監所解進士也長女為進士曰監省倉上界門林士尹曰建康府録事叅軍黄時憲壻也初公在真州有倡單流涕言其祖仕先朝為諫臣長墜落至此無面見日月公物其世出詰其弟昆皆是亦流涕饒與錢洪令人捐簪珥裯褥擇士人嫁之銘曰

薛氏之塋清涼之麓千尺飛流百尋老木有美一人薛裳箚冠自種小草即山而盤山既深幽草亦茂好人兮不留噫銘是考

國子監主簿周公墓誌銘

臨海周子及名洎曾祖元恭城縣丞祖公舉父國賓子及少以文自名第乾道丙戌進士授新昌縣尉辟淮西總領所酒官淳熙戊戌中博學宏詞差江東憲司幹官除太學正初王抃起吏胥預密議嗜利者因緣請祝希薦進聲連勢合附和傾朝廷所主用其人已敗猶莫敢詰子及見上具論其姦累數千萬言曰中書舍人為抃子行詞職爾猶借王命納諂於抃使天下傳笑而不知

媿則其他公卿可以類推陛下欲開言路進人材修政事令小人在側回護蔽隔雖不拒諫而常玩諫願明示斥去且陛下盛德豈以斯人負謗上問小人誰也旣知為抃則大寤曰朕始於卿聞此時賀會慶節故事北使在不下除目忽中批王抃在外宫觀羣臣驚愕子及指攻抃最急因縱放他事不以紀序亦累數千言曰余宗子恩科數雖裁損此何足以救官冗耶宜自禁掖始次宰執侍從可也軍士食錢主兵官銷刻幾盡矣餓而思

亂得無以唐奉天事為戒内藏諸庫儲積豐衍令流離
滿道若量出賑救此亦民財也近奏對尤謬妄者至令
宰執臺諫子弟食祠廟祿而理考任陛下亦遽從之彼
粱肉稚兒豈過為地哉本置要官事有當否使之豫言
人有邪正使之先辨所以防未形之患戢將肆之姦也
如害已流溢而後言從之則何及矣陛下幸擇其人諭
以嚴詔自今施設未當任用非人皆須先事而陳無或
有諱至於附下罔上緘黙不言後已著明必罰毋赦葢

亦為抃也語既出聞者皆震恐失色大臣貴近惡侵已太甚側目視之子及不自安求外補俄以憂去除國子監主簿於是北再通和二十年矣一日復還遼左聘使不至中外罔測徒竊議而未有言者子及建言近日中黑氣陽明眊昏當春祁寒霧雪彌月天象示戒甚矣陛下宜修德警備因列八事曰選將帥擇軍士遣間諜議城守備戰艦儲糧食節財用委謀臣復累數千言纖悉指畫如目見無遺上駭異事事折難且曰朕密設備豫

卿豈知之予及對曰設之祕密臣不敢知備之有無衆所見也今陛下謂已有備小臣以為未有二者之間顧陛下留意上歎曰朕比見卿更過曩日明日諭樞密使周其知邊事甚詳令士大夫不如也尋召試館職既擢日暴得疾不起淳熙十二年五月二十九日也三子樸枱棫奉其喪葬于雲溪夫人王氏經史通習能文工詩敬子及之孝友奉命惟恐不至故其父母兄弟無間言先子及卒母夫人痛惜曰吾婦賢誰當繼者惟其兄弟

為可且臨川名家也故復室王氏女二人適朱渭老趙
師繇皆太學進士樸後名成子以上舍奏名教授澧州
學按五日一輪對本朝盛典也監主簿學正皆未僚亦
同五品以上奏事所以廣延英豪通下情也士或不脫
草野避忌疎略此淺陋之罪也至子及不然宏詞人世
號選定兩制其初為職事官養歲月熟儀度而已議論
激取決於一對非其責也然子及不顧禍福不計合否
輒透盡底裏疾如湧泉驟如發機豈冒妄抵突至此哉

葢忠義憂國之所積爾余常怪馬周徒步開説是時唐業已定欲增廣大安無幸九成不封功臣及省營造教諸王擇守令下至䰂䰂鼓代傳呼皆常行見事非老謀沈策也然太宗託寄心腹遂與房杜王魏等獨未見子及之言耶其驚世絶俗何止一馬周也方王抃勢重而丞相御史相與依憑不謂太學正力能去之然則孝宗之聖過太宗逺矣余固哀子及前遭父憂後死旬朔間不得究馬周萬一之用也豈不為異代君臣之遇合者

重惜哉子及又有論地震疏萬餘言屬病革不果上觀其直遂歷詆矢詞四達視岑文本所謂切理會文不可增減聽之靡靡忘倦葢其細者余既序見其大槩且俾成子别為書以行於世庶有志者得詳焉銘曰

鄴歟惟工告歟惟著命不永延若先有知甫見天子傾倒出之去一凶人行父庶幾鏘其諫書嗚後是貽

建康府教授惠君墓誌銘

毗陵惠端方為永嘉丞與民爾汝求事情實而審真其

便處不以妄與奪取快也士後出迭唱和相朋友同蔬共釂無倦日然立於高遠不可浼近數年来稱州之賢大夫僉曰惠丞交譽於大吏率氣力薄吏所易侮緣是未改官人尤惜之丞不動意獨謂余曰吾父乾道八年三月某日卒十二月某日葬君山鄉原曰野山仕信州鉛山簿監行在激賞庫糴場用薦者得宣教郎教授建康府而已夫用不究可悲也後四十年遠無以詔吾重悲之子幸使墓有銘可乎惠氏始見莊周號惠施而居

毗陵之宜興者六世君諱哲字茂明父承事郎俊民𠡠
學被惑疾祖父溥自教之君夙悟幼成與兄國子博士
迪勵志讀書至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
辨論往往終夕不就睡祖父欣然曰吾孫其庶乎遂皆
以文學有時名同登進士第既入官以能見異以廉見
敬鉛山修廢決滯其畏愛過於令令賴之如已出守徐
公林亟薦之糴場米數十萬孝宗初親政邏卒猝至一
日詔捕糴吏甚急提領官召君慰安之曰廉士無恐也

既上取出入籍視之不得毫髮於是周參政葵謀薦君會罷政不果周舍人麟之既薦君之兄又將薦君不果單侍御時將辟君為屬以格不果亦會君死纔五十六矣初娶孫氏再娶蔡氏子端本新岳陽軍節度推官次端方也女四人嫁廸功郎常州晉陵縣尉錢正國廸功郎常德府司戶申洙進士周作霖王鼒皆已卒孫純夫廸功郎台州司法有大廸功郎新建康府溧陽縣尉道夫德夫自君之曾祖正議大夫智訓其子專及需始官

顯至君兄弟子孫世有科目興於孝友而文字潤澤之
尚德不務進雖仕不急用其家法也銘曰
湖洑紺冽兼兩峰涵暉發祥藹冲融惠君之文地所鍾
如雩章天雨不從生死變化塞復通相其子孫與時隆

朝奉郎致仕俞公墓誌銘

公姓俞氏諱寬字伯仁臨安人曾祖舉祖昌齡世為臨
安儒家父徹尤工文詞與張子韶凌季文同有時名公
年十三入縣學筆墨意度如成人長老皆詫此兒行貴

矣初其父既貢辟靡避亂不行復擯鄉舉慨然謂公曰吾聞得而不止無義者也失而不止無命者也銜於得失欲止不能進不足以事君退不足以成身是兼無義命者也吾將止矣若能佐我乎於是公尚少也及父卒而公已壯絲粟程度如父在弗敢失既而生有以養死有以送冠婚賓祭必具凶荒乏貧必與入其塾誦讀之鏘然覃思之悠然人雅多公父子不窮於儒也及已得仕勿亟勿徐擇義必精不為利回與可偕入與否偕退

無失道而已人又知公不特能以所難止者從其父而
又能以所難進者詔其子也公年益侵始有山水花竹
之樂老兄弟相攜閒出鄉人見其無車馬而步輕履安
相與追隨迎勞曰福人也公則人人與語酌飲之且酌
且行歡笑盡日而返嘉定元年公九十三矣子烈以起
居舍人為金人報謝使任都梁境上數月公常手書問
邊事敵情祝使自愛報國詞甚壯一日呼其幼子珙曰
我欲歸矣家人莫喻明日又令設洗沐未及而逝實七

月乙丑蓋舍人出境之日也是年十二月壬午葬于下洪山累封朝奉郎服緋衣銀魚夫人張氏封安人子三人長曰璨將仕郎早卒四壻王庭實高健王思恭戴宗師也孫曰垓迪功郎台州寧海縣主簿曰坦將仕郎舍人免公喪召入西掖為侍從臣今為中奉大夫知明州其辱舍人同僚張夫人墓竊有銘焉暨公葬又以為請病不克就者六七寒暑嗚呼公意承其考變通詘伸以待天命卒大報之是宜銘已銘曰

涸研燥葦陋儒之酸肥馬輕裘鄙夫之盤廣能具禮約能守義天福方来導迎使至長原回回高木陰陰應式其阡昭公此心

中奉大夫直龍圖閣司農卿林公墓誌銘

公林氏諱湜字正甫福州長溪人曾祖巖祖樗父師中贈中奉大夫中奉迎師於蜀得師先生以歸學者常數百人中奉為高第公入太學與石斗文吳偁吳俯張淵並時知名登紹興庚辰進士第為富陽尉金亮之亂部

弓手截隘處邑豪乘時販鹽行劫公捕擒之代歸教授明州朝廷會其勞改官知泉州晉江縣州分造戰船公曰負郭豈有羨錢耶何忍斂百姓將捨去諸耆義公之為助其役舟先就而民不知滿秩攀留空一城通判南劍太守議官自賣酒公爭曰賣鹽已病矣又益以酒且閩地俱萬戶也今始自南劍他郡効之君不畏八州民怨巳乎守諱其切自為奏朝廷視無通判署疑之方下公條上言者亦謂閩近瘴故二稅有酒錢而民自酤令

創禁之非舊制也守奏遂格汀州賦輸無法吏多取自
入為百姓患帥漕請均節之以委公公索其征有公庫
鮓脯食次冊差出貼支等錢皆數千計他多此類守倅
俸數倍矣小官薄復别貸以給公約其歲用增損適平
省緡錢四萬還之民監司更薦召審察幹辦諸司審計
司遷太常寺主簿國子監丞太常丞紹熙元年遷監察
御史公久官南方無中援既入朝名人善士一見如舊
識相謂曰今士大夫去就常以臺諫官賢否為卜是公

格應入臺得如斯人者庶幾乎至是竟用公故事臺諫官居同宅相愛助厚甚彈劾論諫必相參審好惡指趣不少異曰所以共持紀綱公獨喟然曰吾不惟賢與善是親正人之慍於衆人是助好惡去取要以公論為歸而曰共持其紀綱也夫紀綱者豈臺諫官為私之地歟他日見上奏曰陛下託股肱於宰執而除授多小人寄耳目於臺諫而彈擊多君子治亂之大無過此也執論移晷侍立舍人言於衆曰今日察院爭何事反覆不已

也自是與其長不合矣時小人知公意頗自爲計公與
同列三人論刻甚銳至一日罷數人内外皆聳方依公
爲重而上以覺察過數詔諭公公爲殿試詳定官考直
言者居第一而上不用及殿中侍御史劉德脩下遷公
曰吾可以去矣劉公葢公所謂親而助之者也公奏直
劉公不報錢之望知靜江府公再論之上罷之望出公
浙東提刑宰執合前顧少留不聽移江西轉運判官楚
多訟吏積厭苦公曰巳恣睢而使民以弭事成名乎取

滯訟自判之數月至者益少免贛州科罰罷龍南安遠折變減興國淮衣絹南安聖節銀及水潦州縣窠名之在漕司者皆除之歲損數萬而漕計猶增於舊召為吏部郎中遷太府少卿以孝宗遺留使金始光宗過重華宮疎闊公再三請未效而孝宗崩上内禪公入辭首以奉親歡杜讒口為勸上俯聽首肯數四謂吏部侍郎彭龜年曰朕初即位未識羣臣此老成重厚人也在道繫帶及國通名有未合者連卻金議至賜衣以其服被公

公揮擲去金人曰君命何可慢也公曰宋正統相承羣官服視其品今易其制有死而已爭辯甚久金趣入謝公盛服如故金不能屈復命上迎謂曰卿守禮甚堅國體不失朕所知也遷司農卿公之還自江西衆望謂公當遂用公論事不假借慶元初韓侂胄始專國朝士多自引去呂祖儉上書爭之貶嶺外公見余丞相曰呂子約匆匆南行奈何叔世事不宜有執奏收回大臣責也丞相可不勉乎語喧一時權近側睨公因力請外除直

寶文閣湖北運副未幾與冲佑觀起知泉州不樂公者猶謂不可復與冲佑畢祠遂請老進龍圖閣致仕嘉泰二年七月二十六日卒年七十一公晚而居平陽松山温福之間也遂以三年十二月十九日葬于賢沙里夫人黄氏封令人子介文林郎孫孟嘉孟治皆登仕郎孟淮孫女二人公合女兄弟十人兄淳尉朝陽夫婦死公經紀振業官其子弇餘弟妹亦自足再從叔貧無後為立嗣嫁其女性淡薄散朗雖居官精敏遇事立斷而平

居但教諸生誦說若不涉世故者於善惡賢不肖明白而尤護惜善類世所謂善人君子常欲以一身同其榮悴去留故議論多激發見忌於人以是齟齬廢斥而終不悔朱公元晦既謫士諱其學公執弟子禮不變未殁數月猶走書問疑義云介錄其文號盤隱類藁十卷介喜節知類能似公来請銘余昔與公及詹元善同在太常續炬縱語以銘屬余者也銘曰

天膏寥寥分一燈耿然自照非外明奉璋來朝如景星

善人視之為廢興紹熙御史慶元卿義能扶持事不勝
乾剛坤柔相降升以待後死銘有徵

草廬先生墓誌銘

草廬先生姓林氏名鼒字叔和黄巖縣人事父母兄無
違志朋友不倍其言妻子裕如也隣里懽如也其行既
修矣少而廣問博請長而探幽索微老而愈勤窮而益
信其學既明矣面於方山木或春彫草或冬蕃井不先
汲炊不蚤熟蹣行株坐自若也邑後生聚而謀曰得無

從草廬游乎先生得無思見我乎邑大夫作而顧曰其
獄疑先生決之乎其政謬草廬知之乎年七十一一日
筆數牘緘題竟就床將寐者視之已卒其為士者無不
弔而哀如不欲生也卒之十月丙戌明年嘉定十年正
月丁酉葬於樟樫山其為士無不送而號如不欲歸也
或肖其像恍乎草廬之容也或玩其書泠乎先生之音
也嗚呼世謂文華之俗薄雖躬行樸厚不能化曷不視
此乎自孟子為論世尚友之說始輕視一鄉之善蓋天

下所同善者猶未足也況一鄉哉按周官鄉即國也黃巖古伯男國也二鄉公也公旦君奭預焉一鄉卿也閎散南宮适參焉王國之善即天下之善也豈孟子未見周禮而以戰國近事言之乎然則一鄉之所謂君子者固無往而不為君子矣夫疑天下之善不足於一鄉而又以一鄉之善不足於天下者惑也先生之子季復幼常除喪來告余既竊有感於孟子遂以記其墓兩夫人皆陳氏女嫁胡惠連銘曰

噫昔追隨五十年近離遠合交傾宣一札不至奄重泉矢詞如忘徒泫然

袁聲史墓誌銘

聲史袁氏名直友幼而奇傑父延儒知武進縣提舉杜師旦無常州怒武進小書字大訶詰累至家人恐君忽立常州庭高語曰尊年運目眵小書童子所代爾即有罪兒坐無及尊也師旦異之乃免稍長濶達多大節葬武進於烏程厲山盡賣其產道上連駟馬冢旁置百家

馬丞相雖敗符離孝宗意尚鋭論者爭言敵當擊君獨上疏令比勾踐棲會稽時粗勝不多願陛下少忍且須後卒割地而和虞丞相復與上謀出蜀師會長安君曰吳氏挾敵自重久矣今誠能臂指使從我乎虞公默然蜀師不果出既相薦君及魏掞之於上君雅不好掞之固辭掞之獨召對後四十年君七十餘矣韓侂胄以敵自為功士大夫不敢問君間語侂胄自古君倡而後臣和無以人臣專大征伐諸葛亮雖為忠桓溫劉裕為篡

矣公將何所据侂胄不答逾年被殺君又數上書及與執政多論天下事金陵無帥謂宇文簽書何不自行宇文不平出鄙語曰真九百君大悔恨自是不復言汞氏世家建安曾祖禪祖符第進士奉議郎奉議次其譜曰司徒裔孫邵甫醜紹術之亂逃徙上虞汞晁反浙東邵甫之後復醜之又逃徙閩故為建安人子敏孺通判滄州餉軍白溝河軍敗死之廷孺漣水軍司戶女真克漣水亦死之季即武進用滄州恩補官素狎秦丞相秦呼

曰來吾與若共此武進但以書叙戰守形勢無親附意秦不喜武進竟不往部注知縣者三終其身葢上虞建安之衮能以潔易汙滄州兄弟再死節武進不阿所欲於故舊至君筞畫念慮必以國不以已窮苦貫穉耋常守一意何義理千餘年未嘗間絶哉初虞丞相薦君既不受舉進士亦不中第説友知衢州光宗立持其表来賀得海鹽催煎未久棄去為常州推官又棄去以嘉定六年二月二日卒年八十五月六日祔於武進之墓夫

人陳氏子五人女之壻曰文林郎江東提舉司幹官曾諒曰范希爽孫男女各四人說友事兄謹官浸達至參知政事君無一錢食客輒為萬錢具費皆出參政長子聘儒癸丑進士朝奉郎浙東安撫司機宜次舉儒早卒次學儒欽儒立儒皆參政奏官之人以為難余觀君疏於世故而謀國無不中不見小利而大義常獨決其品等在春秋戰國中非後世之才也雖然創為强者難持而安處弱者易效蓋唐以後通患而春秋戰國所無也

然則强果不可以創為耶銘曰

遠矣聲史匪競匪營以節為身千載同清尚其後昆無

㪚厥承

京西運判方公神道碑

方氏自固始遷莆田九世矣公名崧卿字季申曾祖早

祖淵父憲陽江令贈朝議大夫陽江殁而公生孫特强

立後異躐倫等舉進士教官中其科教授越州母喪止

幹辦湖廣總領所公事添差淮西安撫司屬官員省為

兩浙轉運司屬官知上饒縣提舉常平薦審察通判明州知南安軍政最一路諸司合奏擢知吉州提點廣東刑獄移廣西轉運判官復移京西紹熙五年三月二十五日終於襄陽年六十慶元三年正月丙午葬於瀨溪公學極原本有書以来無不通習聚帙數萬多朱黄塗乙處宿疑隱問一事常類舉十餘續横浦集補襄陽志皆釐糾昔謬韓氏文行於世二百年其始所從家異人殊不能相一學者患之公會證旁引為書二十餘卷得

以據依他本廢矣夫人葉氏丞相顒女公用丞相治縣法分保正副旬詣邑受令保長五日一輪役當募者第其色力緘之按上民大喜上下無敢不信然公天資精于吏職在南安吉州尤稱神明其所予奪人以為經方守者一字不可改也初廣西諸州及經略司歲用乏朝廷命轉運使煑鹽給之或官自賣或客販率四五年鹽積不售仰哺竭則多科增價而民病矣天子怛然加惠遠方輒賜為貫錢萬者數十黜議主吏法以便民公轉漕

時適當官賣之後請曰大食鹽有定口不量其入而以官用賦鹽豈官賣則善於客販哉今撥屬州鹽籮七萬五千有奇而實賣纔踰六萬稍積不已是十六郡歲用每折四而為五也廣西別發湖廣總司錢贏八萬靖州三萬歲以為常夫自治不暇而猶餽輓他路是於折減之外更增十餘萬以自困也然則不及十年官賣之弊甚於客販矣益下固損上非有異術待更法而後損已晚曷若自今諸州守實賣之數本路免別發之額勢足

相補法可久行其言殷重惻切天子以為然行之至今嗟夫嶺海絶徼視中州近縣不齊也彼地素薄於財則簡其貢稅兼官併吏合兵於農而因其俗以富之不備責也若夫財不足以養其地矣奈何猶欲具體焉故公謂官賣非必善於客販其要在嶺民免貴鹽官府粗自立而已者豈不然哉公徧行瘴土盡其利害得消渴疾醫不能愈邕桂人哀思之二子直孺新改官信孺開禧初挺入敵帳再結和餘韶州為廣西提刑運判繼公行

部父老迎拜悲喜既相與畫公像春秋報祠公階朝請
大夫贈至五品賓佐又謂應刻碑墓上遂來求文余嘉
公博於儒而以吏得民惜其不及驗於稽古勸學之事
而愛民之志利民之術又非特一廣西之鹽而止也詳
其已行而信其未行或庶幾焉銘曰
鹽利之末挈作邦柄增多不已鹹苦為病懇懇方公斟
酌行之如彼飲食時其渴饑方公甚文甚文且博廷發
大議可諏可度六府惟修緼而莫陳獨正此鹽嶺服是

遵墓栢成峰有闕其道嶺人之思賽禱以報

太府少卿福建運判直寶謨閣李公墓誌銘

故參知政事吳興李公以誠信質直事孝宗時天子念討敵報仇功緒未驗晝夜耿耿他執政多迎前趨和退即覆却異謂上固不快獨公謂機會難猝致本根當牢持諸所興為不宜以空意忤敵公私懇切始末至到上感公忠實久而順聽然後大言迎附者稍復衰息風俗寖向淳厚而自淳熙接內禪二十餘年天下安樂無事

中外謳歌至今繇公發之也雨預政終不取相位退歸

僧榻食饘數溢米蕭然永日風操絕俗遠甚三子伯尚

書季侍郎中子官差不遂猶至卿少皆有業尚名稱著

於世而諸孫材賢矣嗚呼教以約而類者衆受以薄而

與之豐天非偏厚李氏蓋亦其理然也余不及從參政

後而與三子躡履迹於朝會少卿之孤仁本以銘墓來

請因竊用常所論叙者為書首少卿諱浹字兼善有夙

成之度少游太學諸生畏其能授承務郎監淮西惠民

局復鎖廳試禮部詞致瓌特有司異之曰執政子也嫌
弗敢上親友交唁公公嘆曰吾既仕矣學有大於此者
科目何為自是不復求試盡取諸書徧讀其興壞因革
一代之制別自成編而尤好左氏為作廣誨蒙曰衆寶
所藏也獵而有之在我矣歷幹辦軍器所國子監書庫
官書庫在十年外喜曰積是歲月足以寧吾親矣期至
猶不忍行参政曰不然今二孫已長家問旦莫及而爾
兄弟結綬京師吾意其少慰公謝勉出監六部門軍器

監主簿太府丞大宗正丞再知嚴州不行初公在軍器監言造會子者二百人放作則散處於外稍久則兌賣名役恣其自便誨其為姦宜置營區聚老而後代死而後收及外府又言四弊戮偽造一也立營房二也戮綱出峽重其防禁無使售易三也暫止印造或出內庫錢收換椿官以救低折之害四也於時會子法未敝而公之策如此改知嶶州尋提舉浙東常平會稽督零稅急械繫滿府縣値公攝帥盡釋之士民歌呼叉手至額曰

真李參政兒也以兵部郎召樞密都承旨蘇師旦倚權利傾天下士公獨不往師旦病之或曰可餌而致也遷樞密院撿詳文字公固不往晨入局會揖而已師旦怒懟於專國者徙將作監既而自為節度使賀客成市公又不往專國者奇之曰是負氣有守可尚已遷太府少卿公建言治世黜虛而務實今挾虛競偽者醞成北伐之議邊事既壞矣尚多夸詡以悞朝聽詆敵則以强為弱以銳為怯譽己則以無為有以少為多上玩下怠施

置莽鹵恐禍不可測願親札邊臣毋得以不根無實之語輕輒來上他日白事宰相又面諭之於是專國者亦怒公因力請外除直寶謨閣福建運判在職二年孳孳為民蘇謙者建之兇豪兵興席隅官勢以殺人取賕賂屢移獄矣言路有為道地者使刑部諭公以建儲赦貸之公曰隅官監臨也受財枉法也庸可赦乎不許刑部吏朱書符端曰臺諫意也勿誤公大駭亟具奏為吏借臺諫以令者舉朝壯其為竟投謙嶺外而召公還然卒

排管誣讕寢其命公殊自喜别墅有寒泉脩竹留居之以嘉定二年十一月二日卒年五十八三年九月十一日葬餘杭縣茅山夫人施氏潘氏贈宜人四子曰仁本通直郎新知南陵縣曰仁方承事郎前知仁和縣曰仁表迪功郎新海鹽主簿曰仁元通仕郎五女迪功郎前烏程主簿張端節從政郎新嘉興府司法余榕迪功郎吉州龍泉主簿張愜承務郎監江東總領所樂局蔣杞為其壻孫曰熙曰勲公文出新意作生語緻密簡雅無

刻露之態四六絶去數十百年體裁切對順偶有若自然圓行方止不拘定質詩騷尤清婉其餘弄筆率就皆有義趣讀者雖貴珍莫能定其價而公亦深自櫝藏雖子弟不覿也遠齋公燕居之齋也故公自記之其言曰心遠物也利害得喪欲惡若一塵之起其前遠者隔焉心葢近物爾吾懼其然也揮斥剔抉使夫塵者不立而吾之遠者日充充而至於無所終極方寸之微而有不可勝用矣嗟夫人常求所以悦是心者未嘗知所以病

是心者方將與利害得喪欲惡角立而並行且竭力以奉之不暇焉有以是為塵而隔吾遠哉又烏有揮斥剔抉使是塵之不立而充吾遠也然則公能求所以病是心者而治之矣其能難進其能易退其立德深其去姦果仰能承其先俯能訓其後非偶然致者文字之工不足為之道也銘曰

彼門地者發身之眇彼詞華者得名之小賢哉燕善清明自躬養心有本聚學有宗其在本朝傑出特立其在

四方護善鉏惡豈不富貴視若一塵我為悚然思見其人苕溪千里堪其止止我不見兮庶幾在此

水心集卷十九

水心集卷二十

宋 葉適 撰

墓誌銘

文林郎前祕書省正字周君南仲墓誌銘

君名南字南仲對紹熙元年進士策祕自宫掖俚及壓肆畧無不言其最切於世論者曰陛下聰明為小人蔽蒙甚有三一曰道學二曰朋黨三曰皇極夫仁義禮樂

是為道問辯講習是為學人有不知學學有不聞道皆棄材也古人同天下而為善故得謂之道學名之至美者也小夫譖人不能為善而惡其異己於是反而攻之而曰此天下之惡名也陛下入其説而抱材負學之士以道學棄之矣惡名既立爭為畏避遷就迎合掃跡滅影不勝衆矣小夫譖人猶不已又取其不應和少罵譏者亦例嫌之曰我則彼毀爾矣黙焉是與道學相為黨爾陛下又入其説而中立不倚之士以朋黨不用矣舉

國中之士不陷於道學則困於朋黨矣唯其不能可否而自為智無所執守而自為賢然後竊箕子公平正直之說為庸人自便之地而建皇極之論起矣夫箕子所謂有為有猷有守是有材有道有操執之人也汝則念之斯須不可忘也不協於極而亦受之謂其雖有偏而終有用亦當收拾而成就之也今所謂道學朋黨者正皇極所用之人也奈何棄天下之有材有道有操執者取其庸人外若無過中實姦罔者而用之而謂之建皇

極哉其故無他闒冗適尊異凡庸當奮興天下之大禍始於道學而終於皇極矣考官奏擬第一中語不用教授池州熙寧後道學始盛而攻短者亦繼出靳侮交雜意極鄙悖士不敢辯也獨君能辯之至謂道學朋黨即皇極所用之人則自箕子以來為之訓解者未有及君此言也時天下益勸攻道學新昌黃文叔名忤要地御史遂指為魁傑而君其壻也罷教授差常州推官父卒不行主管吏部架閣文字開禧二年下詔訟敵曰醜恥

累世矣即日討伐調度汹汹君賤不及議常憂迫不自安坐起顛倒樞密院開機速房以朝士掌之兵事密畫皆使論定而後上君與選焉大恐辭曰吾方以先事造兵為發狂必死之藥敢嚮邇乎朝廷不能奪與議併寢因求補外幹辦浙東常平司明年召試館職金留兵濠州江淮未靜君言善為國者不執理以强勢之所難常順勢以伸理之所易今日之急復和而已寧使力尚有餘而惜和之早毋使力已不足而恨和之遲也天下繫

委當付俊傑今廟堂無能盡出胥吏使頭盧兒干政接踵漿酒藿肉瀾翻其家根本大壞矣於是擅事者怒悔召君謾除正字趙幾道為太常丞論成肅后山陵不當過江斥次且逐君母卒得止再除正字御史劾嘗以田賂蘇師旦遽罷師旦田入安邊庫賂之主名故在也嘉定六年朝廷以近比繇館學牽復者與幹官使其友壻訊君君要誓不願詞甚苦故命久不下九月晦驟食蟹下利上喘閏月朔卒年五十五七年二月某日葬穹窿山

職塢君軏書喜誦出於天性十五六時視吳下問學止
科舉心陋之一往旬日已棄去歲五易師一易師爲傾
動相播告擯絶既從余初若無所諭質已而耳眩目化
氣竦神涌古今事物錯落高下不以涯量頓悟捷得受
之若驚行之若疑標樹山嶽之上越軼風霆之外故朋
昔類望塵不及皆靡弛而逝矣常以世道興廢爲已重
負一飯不顧私憂時如家憂人如身人情多玩忽見事
君悖心怛慮覼縷知亟老拔小史引坐深語所知往往

非人所能知也文詞撥去令作脫換騷雅欲以力自成家而瓌麗精切達於時用亦人所不及也端行拱立尺寸程準門内順穆廉節整飭自賜第授文林郎終身不進官兩為館職數月止既絶意屏坐衣食獘惡雞鳴挾書晝夜分皆憶念上口數千載未了事皆欲正定名章偉著皆欲銓品異聞逸傳皆欲論述曰此所以遺吾老佚吾死也嗚呼材之難也俗壞教失苟得一二以自好故成之難成矣不用矣不憤不愠樂而不悶尤難也然

則老其不遇之年伸其不用之業疑若可矣而猶不然何哉君吳縣人曾祖昇祖囦父安道承奉郎娶黃氏子深源嘉興縣丞乙丑進士也浚源澄源女嫁湖南機宜衛樸次未行孫曰某曰某始余屢扳君使究其論君畏浙江之濤馮翁之巘屢辭焉曰未暇也嗟夫余固囑累子而反累余銘曰

孰材多而賤兮超昊蒼跨鸞龍曠一世而僅逢孰材少而貴兮冒嶔崟没塵泥困百謫而窮亾雖遠求而莫致

常近獲而不容抱和璧以並刖扣牛鐸而偏聾晉楚非曾參之對兮顔回豈與松喬乎比崇夕余箱兮納職塢之月朝余牖兮進穹窿之風悲子不可見兮余將曷從

寶謨閣直學士贈光禄大夫劉公墓誌銘

公諱穎字公實衢州西安人曾祖瑫祖持右迪功郎父緼贈正議大夫公紹興丁丑中進士第主溧陽縣簿敵窺江退州索民租未入者公白留守敵事急民不勝病矣請因以賜民張丞相悟謝曰慮不及此即奏閣免繇

是知公令其子栻與游教授全州勤苦自力率諸生同夜旦湖湘化之士人增倍改官知鉛山縣陳丞相詡曰薄取事官耶公謝以當應新制而闕卒知常熟縣素號繁難前後健者盛氣鉏剗顧不克公降心條理更以治稱簽判潭州帥負其能僚吏憚慴公約以中道常屈而改為及陳峒反所禽滅多公計策既入朝乃言簽判功在臣上臣實愧之召監進奏院遷太常寺主簿遷丞兼兵部郎官監司皆上自選提舉浙西常平茶鹽事

公言特備糴本盡廢圍田者再未及用就遷提刑禁州縣毋得法外自恣間詣獄察不應繫數十為曹縱遣之百姓走䜿道相屬權勢交恨御史遂以介僻劾公罷久之御史去除江西轉運判官德化縣田逃徙大半守乞免稅至五六不報公以見種實稅均其荒萊民願佃者第減之上供自若而逃田盡復屬州緣紹熙登極科進奉千餘公亟奏黜而薦其名士潔廉者十數除直祕閣淮東運副初水敗楚州城幇修久未定總領扳公預議

公接伴使生辰入對言劉超欲壞舊城改築國家何故捐數百萬緡為軍帥幸賞地可一語决也光宗從之城完牢至今除户部郎中淮東總領務場以額鈔抵賞陰失餉計積二十年無知者公隱核得之度賣絶增餉一年遷司農少卿總領淮西先是有總領自乞為都釀抱淨息而私其贏後稍益侵反以大軍錢佐之邀糴徧江淮遷複歲月回易如負販王人之體盡矣公在事雖無幾名實有辯義利判然斥部内竊借總司為姦者其人

大吏難動揺者也太夫人董氏卒除直寳謨閣江東運副又知平江府皆未就除宗正少卿起居郎實錄院檢討官權戸部侍郎同修撰殤生於頻提舉興國宫除集英殿修撰知寧國府改知紹興府越東西都而郿郡也數旱災然衆欲所鞴念不暇卹公歎曰民何罪吾不忍用太守禮食其粟過矣浮餽妄請皆不與又乞鬻僧道止添差曰庶幾寛之遽差知平江府公徑歸復提舉興國宫知泉州泉土富樂其暴桀椎埋羣偷而衆奪者悉

株連送遠地公一以靜鎮事從其俗人尤愛之蕃舶至舊與提舉閱視公不往第遣職官喻曰貨不汝買也待制華文閣次子正學死復乞興國而歸公歷官大小各有意隨其病傷鍼石施焉蘇愈而止不執寬猛之偏術抑人以徇已也余所述近是矣立朝進退必以義立德所尚陳説正理而扶救之不懐避就之淺心貶已以合時也孝宗時博謀盡下人臣爭承風自獻公乃奏今日之失在輕聽人言而已昔之施為今復棄置損盛德矣

上既優待三衙與執政鈞禮公又言兵權惡專况今之將帥何足稱頤指哉光宗時論人主難克而易流者四曰逸豫無節賜予無度儒臣易踈近倖易昵也慶元初始得親近即疏言二三執政非所謂坐而論道耶致令日之治要須深講今不過尋常文書肯首而退爾大官大職安得輕授冗兵冗吏所宜痛減横恩濫賞不可輒啓巧請他比不可曲從皆今日大患也又言修德莫先於務學學之道存在已不息之誠極取人為善之益者

也夫易貴朋友之講習禮戒獨學之寡陋令勸講久廢
矣方是時風俗一變其正邪消長而好惡向背之際有
甚難言者公獨謂黨與傾擠報復迭起願陛下御之以
道容之以德不然元祐崇觀可監也且令日已爾又將
如後世何公立朝論事落落多此類余所謂不貶已以
合時者也公自泉歸而與國滿四年不再請有為言而
與者辭不獲然後受已而復請老進敷文閣待制致仕
嘉定元年除刑部侍郎公曰臣已得謝矣惟陛下哀憐

俾全末路進龍圖閣宫觀數月復以公知婺州公又曰若强臣此行狼狽殞越身無處所有虧名義取誚士論上知不可奪祿宫觀者再又請老以寶謨閣直學士致仕嘉定六年三月二十七日鄉晨坐索湯盥潔而終年七十八贈光祿大夫碩人楊氏先公四年卒三子曰强學奉議郎主管仙都觀曰正學宣義郎曰志學宣教郎知仙居縣三女壻曰承事郎華亭知縣陸三省進士徐冲通直郎蕭山縣丞余岡孫男六常道迪功郎監車輅

院常德從事郎晉陵縣尉常武迪功郎監紹興府都稅院常寧常明常先登仕郎孫女五壻曰將仕郎徐士廉承事郎趙與懃進士毛用之潘自楚曾孫男三女二十二月壬寅葬公於靖安鄉巖山余既錄公終始大節而又知其自少年高識特立無倚附陳應求劉共甫名公卿也挽致不得寧甘服州縣其出浙西連七八外徙十餘年有以淹速訊之公笑謝曰吾所欲也其在侍從而故與周旋傾吐無間者方居中用事提將相與人如反

手然公從是絶矣常言士以不辱身為重用捨命也其為少宗正而趙丞相適歸相遇於廢寺泥雨不能伸足但僧床立語曰寄謝余參政其雖去而人材猶在朝廷幸善待之公曰相公人材即參政人材也使果賢參政之責非宰相之憂也揖而別余公繼相卒於善人多所全佑公助之也及後落公致仕而同時被落者皆已起為執政獨公不顧詞婉而正志恬而安嗚呼斯完矣銘曰

公先幽潛始自正議隆興初元勅書千至天子驚嗟曰
纔一二公時已仕德罷早成物麤兼融理冲獨榮前方
後方不斷而行勢有險夷情有戚休畀我百為從容並
酬階卿級候衆俯僂之峙而莫前公則戶之始居疊石
巖開洞劃九仙爛柯今古一奕後依菱塘陂斜浦橫欵
乃其歌五湖夜明有芝九折有松千尺雲藏霧羃以庇
玆刻

故吏部侍郎劉公墓誌銘

開禧二年冬敵舉國入寇蜀楚淮徐同日被兵上詔邊臣謹城壁縱民徙内地敵求戰不許野掠無所獲既而大雪數尺凍饑大半死皆引去獨留數千人於濠州以綴和明年六月劉公退翁為賀金國生辰使金論議往返未决公至揚州詔還潤州以俟自兵起鹽商不敢行傳言敵且犯通泰而提舉官相繼遯逸鹽利大乏朝廷患之即京口用公提舉淮東常平鹽事公曰鹽在北而移司於南異日敵不至使剽奪竊窺吾之責也遂渡江

益貸亭戸鹽既增積舟相接數千里賣盡復其舊又明年改嘉定元年就為轉運判官金卒請和公得運司留錢十九千護視通問賀生辰使各一又自為接送伴遺留使三年為兩浙轉運判官四年為副使自浙徂淮凡北使送迎之事經公裁定後皆為成式州縣無横費暴役兩運司各有羸財葢五六年中自金約和而公以選居其間至於約成而能堅且久其所以阜財寛民上下之情交孚而綏懷安集之政行焉公姓劉氏諱彌正莆

田人也繇進士第歷潮州司戸參軍監鎮江府榷貨務茶場知撫州臨川縣入為諸司糧料院太常寺主簿樞密院編修官太常丞兼左曹郎官其提舉轉運淮東也召為吏部員外郎兼考功右司進左司郎中以直寶謨閣為運判遂自副使為太常少卿國史院編修實録院撿討官除起居舍人遷郎遂為吏部侍郎公方静簡質與人不苟立同異至臨事鯁峭除民疾痛剛果立發必達其志而後已在臨川守以畸零稅迫縣公故為寛期

曰此於法不當徵也守怒甚苛邑胥項廷詬公公曰以
喜怒罪令則可然畸零稅不可得也歲旱按田傷者自
蠲之端午守戒縣取鼓以節渡者且檄公至其所曰無
令敢譁公曰民無鼓而知縣有公事不可往往尉職爾
其在朝而陳丞相自强愎公不附己故出以使金又疑
金復扺淮故就困為提鹽皆欲以危地陷公也公旣盡
通鹽利則力繩武將之兼州者使奉法奏罷軍功雜流
之為縣者悉注文臣賑業其部之貧民錢米各有差其

至真州官私屋初立坊巷街始具城樓櫓皆新成取廣
儲富安倉稻麥以食餓羸淮東漸如平時矣自渡江而
帥漕為應辦官儒生節士苦不得行意公既過清無敢
以私問者事關内臣未嘗與相見爨不宿設門衢寂然
公之始入朝兵禍起有萌擅國者名使議鐵錢實以邊
事付之公行兩淮久而後返言無故而先發天理不順
無豫而輕舉人謀不從擅國者怒促進師既皆潰敗公
又言今敵頻兵要我復和急之權則在人矣緩敵莫難

於財若令任帥守監司管軍以上貲豪其地者皆有以佐軍須而宮掖之奉吏胥蠹食悉加裁撙使國用未甚屈則敵可力持而計可徐定也其論先後之序如此在太常言初相光宗周必大留正也及升祔獨葛邲已死遂得配食今二臣亡矣請別議應配者詔方下其事公為侍郎一月即以病自乞不許滿三月累疏猶不許最後許以職守郡然冀公復瘳也猶不出命遂以七月六日卒年五十七嘉定六年也七年三月歸葬於城南三

里寶澗原前夫人曰方氏今夫人曰林氏子四人曰克莊迪功郎隆興府靖安縣主簿曰克遜曰克剛方以公遺恩任之曰克永女三人已嫁者鄉貢進士方濯其壻也初公父名夙仕至著作郎著作弟名朔祕書省正字余嘗叙其人在名世之目忽忽未用死公幼率諸弟勤苦緝故業貧不能具膏火旁嫗夜績者光射公牖輒携書就之後皆中第天下謂能繼其父矣公教在事内故鄙事亦勉志在事外故雅道不廢介而容物故不知者

不忌密而與善故知者依為重登侍從淺其事未著道
未伸也然推其已行可以信其未行迹其不為可以任
其必為也有國者未嘗不欲得善人之用修而至於善
者未嘗不欲為世用然公之二父與弟皆不及用公將
用矣而不究此勢之難合而可為天下哀之也銘曰
惟墓有勒惟賢是記或一已多或絶不值猗公之家我
銘者四皆偉然哉可詔後世

邵子文墓誌銘

君名持正字子文温州平陽人少有當世志用再試禮部不得第受父致仕恩監台州路橋鎮行在臨平酒庫又以不礙格薦送者再亦不及官至成忠郎而卒年四十九葬於[illegible]山夫人陳氏子曰儒珍葬近十年儒珍請余銘八九至不已君所歷官微事又淺無足載者然余初有學舍而君在衆中神暇語簡不輕變聲色人葢已異之訊其業則文典而贍尤善以理折衆説故多得譽於朋友後余行四方而君亦在焉則士大夫重其能歌

詩工四六雅安異同無寒士態疑情滯慮參論平處中
利害之實所至皆解榻延佇傾待之出而仕居監當下
列人謂君將不喜不惟不喜將不能也而君整飭勤瘁
甚宜其官於是又皆曰是資軟細而耐麤澁當無施不
可故雖公卿貴人亦往往相為引重不少矣士方沈藏
汩没固無以異於庸人幸而暴耀震顯建功垂閥操筆
不勝記標於竹帛爛然光榮豈其所素有哉以君之沈
藏汩没而自朋友士大夫至於公卿貴人皆能知君如

此乃其所素有也然不幸而終不暴耀震顯使操筆者遂無以記此固余之所為悲而儒珍之所為殷勤力請而不已也然則雖不暴耀震顯而其所素有者固在矣君父名叔豹嘗監岱山鹽余為銘者也銘曰

嗟乎子文四得解為上首晩益鋭竟不偶勿以所無𡢾其所有

虞夫人墓誌銘

夫人虞氏越山陰人父手雕北辰像事之祝曰必求九

天慧女已而夫人生英悟夙成勁晝麗語不學而能詩書古文有若素習既歸其夫則屏抑聰明不使衒露曰以文成名子之責也我無預焉凡一家麤重晝夜辛苦無所厭忽而高筆雅韻常在事外自舅姑叔季內外姻戚皆言是嫂以賢有識起吾宗不以材稱也夫死夫人焚約棄債自治塋宅據岡阜之宜合寬儉之中人尤以為能而益趣其子於學義曰爾未解無庸他質則為辯說衮衮如發機中的焉及子純賜進士第一人不數年

至兩制封夫人為太碩人夫人無喜色後乃連外補衆又歎其遲莫落度夫人亦無慍容常曰吾憂吾兒不能及古人爾他尚何覬嘉定五年夫人從其子守温州明簡靜恕能消弭大鬭使之輕微郡人甚愛太守且愛夫人曰母之教也夫人亦天性有恩慈閫外杖箠聲輙請入戒曰錯打人乎故人愈愛之如其母云六年癸女幼子思慕涕泣自越來迎夫人憐之使君不能止郡人以為大戚曰草樹凍枯天風淒然而吾母遠道得無霜露

之慼於是使君徬徨乞歸未聽以十二月二十三日卒
年七十七年二月二十日從夫葬山陰縣承務鄉道木
原三子子純中大夫右文殿修撰子英子彥一女嫁坑
冶司幹官趙公珏孫曰幼成寄子蘇老鼎孫嫌孫長孫
碩老昌孫申孫龍孫良孫女曰不惜湍女余每患婦女
門内常行殆不足銘若夫人以文字異質立其家聲在
窮達無變志是可述已銘曰
九天下兮遊人間裾褷褷兮珮珊珊悲壽盡兮復來還

莽故迹兮留空山

故禮部尚書龍圖閣學士黄公墓誌銘

公諱度字文叔越新昌人曾祖巽祖惠之父仁静朝奉大夫致仕上為光宗壽特賜大夫紫衣金魚公隆興元年中進士第任瑞安縣尉教授處州母潘夫人卒教授隆興府改平江府知嘉興縣召監登聞鼓院國子監主簿公志在經世而以學為本學終其身不私已見為足不名一家有詩書五十卷周禮五卷得義理所安為多

諸儒罕能過也史欲抑僭竊存大分別著編年不用前
史法至於天文地理令人以為不必講井田兵法令人
講而不足行者公能使文與事會即近驗遠可以據依
無昔人迂陋牽合之病也學既成轉側州縣久默默無
所發及是輪當面對奏言漢唐英主遭時雖異各競欲
為之心歷歲不渝終獲已成之效陛下即位三年矣羣
臣猶未喻上志也則豈能以事應陛下哉臣熟觀世故
惟養兵為大患救患之策幸使民屯田陰復府衛以銷

今之募兵陛下欲為之初無以過此又言經筵止讀通鑑寶訓而李燾長編本朝六七大節目本末所係願加考詳上欣然取長編付講讀官天子既得聞兵數與費唧唧歎息亟下公具屯田府衛十六篇上之會服藥不及進御而經筵以為長編文字多亦止然繇是知公稍遷丞紹熙四年九月遷監察御史蜀將吳挺死公建論曰國家徒倚世將扞邊而不為蜀慮叛臣歲舉緡錢四千餘萬遡流而運名曰餽邊實富吳氏民力盡矣成都

非用武國本賴梓潼號東西川劍閣天險漢中興勢蔽遮於外昔人守蜀之常也令内無一兵若吳氏南指兩川豈朝廷有區區制置使何足抗哉天幸㑅忽死子弟未有異望急合興利為一稍徙其兵以實兩川罷制置令梓潼兼領則餽運省而民力可少寛於是上反復語蜀事至日旰遂以張詔為興州都統制而合興利分東西川執政莫敢任責後挺子曦復歸興州竟以蜀叛宣撫制置失守棄地而去皆如公言紹熙二年光宗始以

疾不過重華宮公爲監丞上書切諫四五年疾甚既爲御史連疏極諫上將令右丞相葛邲調護孝宗而後朝邲不以爲誠也公因劾邲以諫又言太白晝見犯心月犯天關熒惑勾陳行入太微其占爲亂兵入宮以諫既不聽累乞罷去又言臣有父年垂八十不能親養奈何以空言感悟陛下且乞出國門待罪而諫皆不聽又與臺諫官合班對延和殿彈中官陳源楊舜卿等罪大於李輔國公最後口陳數千言曰孔子稱天下有道則庶

人不議夫不言公卿大夫不議而言庶人不議何也人
主有過公卿大夫諫而改則過不彰庶人奚議焉諫而
不改失不可葢使閭巷小人皆得妄議紛然亂生故勝
廣黄巢之流議於下國皆隨以亡今天下無不議聖德
臣其危之上莊而不愠也然猶不聽孝宗崩今上禫於
重華宫詔復為御史如故遷右正言知閤韓侂胄驟竊
柄威福寖廣意所好惡盡以御筆行之公具論其姦有
日矣而御筆出公直顯謨閣知平江府公言御筆蔡京

所以亂天下也今太上猶未得見表章不通大駕空返歳饑八九以上盜賊已作餧瘠滿道此為何時而容侂冑於其間設御筆逐諫官使俛首去不得效一言乎固辭或謂天下方患若侂冑黨遂因公請與節度使放之外祠禍幾可弭中書知力不敵聽以冲佑祿歸養俄知婺州坐不發蘭溪知縣贓罪降職罷自是綱紀一變大權皆侂冑有而公為冲佑觀者六然侂冑素敬公不敢害也起知泉州公言大夫年八十六矣不當仕直寶文

閣復為冲佑觀既殺佗胄召用舊人除公太常少卿吏
部侍郎公屢移疾以修撰知福州又與待制上親批授
之知建康府兼制置江淮公言兵甚致灾殍餘生盜皆
不安易動之形也昔方臘反雖即滅而天下之勢遂動
中國繇此不能立今日之急危當使安動當使止上然
之賜帶而行公正月至金陵盡四月錢米所活百餘萬
口除見稅二十餘萬夜劫城東南立就擒而横山欝山
賊皆奔散公奏赦之境内奠枕民畫像祠公家為香火

馬時盜起鹽城官軍奔潰踰射陽攻海陵越入天長絶運道將迸之濠壽公戍定遠扼賊西路給淮東鹽司糧仗募士鏖擊遂降下整得胡海首以獻招其歸業九萬家初避兵之民聚於淮西坐而仰食十萬人及刺為武定軍猶三萬而巢縣忠勇滁州敢勇督府效用亦數千人公歎曰使為總領患未已而淮人終不安者此軍也因其思歸悉散遣之公既制置其大事而數路中奏報緩急雖小事亦應繩墨薦材良逐貪懦比三年江淮稱

治暇日作冶城樓廟祀東晉君臣存江左遺迹夜引賓佐質難經義得新説披衣排戶以告為寳謨閣直學士入為禮部尚書天下意公嚮用矣公自以年愈高累數月乞告不朝會或一出輒復謝病請去不已遂以煥章閣學士知隆興府即日歸越提舉萬壽宮嘉定六年十月己酉薨年七十六始公以府衛蜀兵説光宗不用後為上言今吳曦誅矣若遂移關外戍於成都潼川和好成矣若遂舉籍兵減三之一皆已至之機可為之會也

紹興至今三罷兵矣所增之賦皆當斥以還民又言祖宗家法純用儒生更化之要在尊有德其經世大指如此至言佹冑首縛送李全而以泗州五千人還金皆與時論異又時方爭言淮之城郭可盡築公獨謂役力繁重難支魚貫而守一處失險則連城震動古人城有所不守地有所不爭蓋兵家常勢也訃聞上嗟悼遷學士於龍圖閣加秩中奉大夫而後致仕七年某月日葬於上虞縣鳳凰山碩人洪氏先卒子曰邁甲辰進士迪功

郎鎮江府司户早卒曰章承奉郎幹辦户部提領酒庫公事曰遵鄉貢進士早卒曰準修職郎丹徒縣丞女之壻曰祕書省正字周南知衢州王棐孫曰元真承務郎元護元眖公初入朝五十餘論佹冑廢比再召七十餘矣又南走閩東北出金陵數年復召已七十五故已言者不行已行者不盡然公晚猶纂易傳未成書前卒數月念得士必三十人乃可為國用今始五六爾病革但卻客危坐與章論說終日其不以老退惰終始有立增

光前人余所畏也銘曰

維天降材人有常職非其本源行潦之溢公毗於學生死六籍發舒中和仁政義術彼時燠寒流金走石公儼不動内守冲容彼物壯老先鋭後屈公常自若致虛用實推其所為思始成卒小猶管晏大可召畢中列三品外倡九牧揣本齊末靡百舉一較銖刀者夫豈不足我懷慨然銘以貽則

太學博士王君墓誌銘

君名度字君玉越會稽人曾祖光祖犖父後民承奉郎少而奇穎再舉於禮部入太學以上舍賜同出身教授楚真二州不至官君素行孝謹葬俞氏暴露哀毀高原谷汲飪沐不時具忽有泉自側溢役夫讙趣功以速成免喪教授舒州江淮士人零落既聞君講説切理會心坐席皆滿時閻值知州通判闕請攝事所治又能厭服衆意人謂君學與材交相發也名聲大震侍從爭薦六部架閣累年不得上後進多欲躐君君閉戶讀書不自

言朝廷賢之特用為太社令遷太學博士嘉定六年閏月四日坐輿中感疾歸而卒年五十七明年十月丙午其夫人董氏子成孫慶孫女已嫁者錢洪魏成之許而未行者貴溪主簿趙希亮國子進士趙汝寔相與奉君喪祔於五雲鄉綿輿塋成孫以君嘗所對御試策及其自記本末來請銘初將對策問同舍時事所宜言同舍驚揺手曰草茅諸生乍見天子詔固有淺深次第何預時事耶君曰不然罷賢良策進士當世要務無不畢陳

自熙寧行之矣且釋屩入廣殿一生前未有此而不言
異日庸遽得已而同舍竟登甲科君第居下歎曰吾知
愛吾君而已豈敢以不樂聞過輕量明主哉顧淹鬱不
上達有司罪也至是二十年甫為博士幾復見天子或
言宰相方知君奚啻一博士而止不幸不及見命也君
見已有日不料道何等語以對策時意氣惟君所欲言
其能不擇淺深次第而畫言之果矣然則不以不及見
天子而不啻一博士者為君恨當以君將畫吐所欲言

而不及見者為君惜也銘曰

昔子中道我勉而進徐行方軌九折之峻萬鑛一金拱璧其沈孰知我悲刻銘斯陰

水心集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水心集卷二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范逢恩

主事臣吕雲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錄監生臣施華

水心集卷二十一

宋 葉適 撰

墓誌銘

朝請大夫直龍圖閣致仕沈公墓誌銘

嘉定五年三月朏越明日朝請大夫直龍圖閣沈公卒於

是宜人强氏歿十三年五子二女子曰熾鄉貢進士焯進武

校尉傑從事郎監提領所糴場門壽廸功郎監鎮江府東北

較務然免解進士女嫁承直郎扈武者亦已卒次嫁王唐卿
十月晦葬公於開元鄉管社山與强氏同藏而使來請銘沈
氏自漢以後冠冕名聞之盛代不絶於烏程公六世祖遇始
别居常州至曾祖宗道猶未能以仕顯至王父復考松年及
公皆中進士第復為朝奉大夫松年登太學為博士而公教
授處州掌刑工部架閣文字國子録太學博士樞密院編修
官兼實録院檢討官祕書丞著作郎贊讀嘉王府兼兵部郎
官遷起居舍人起居郎皆兼侍講有位有賢相繼益章然後

無錫之沈始亢其大宗公諱有開字應先少學志其大者張敬夫呂伯恭官京師浙西士不知敬公獨從之薛士隆陳君舉客於毗陵公又從之心爲範防物爲經制脈理灌輸而不以文字華藻給口耳之求人視之憒憒而公陶然有以自樂不顧也蓋晚乃奏上舍名朝廷方選舊人使教國子而公在馬竟講下簾重扉深拒未嘗妄請謁留丞相異之與語揖坐常聳聽移日當是時丞相患淳熙末知名士不採察而沉廢於賤冗數年間拔

用幾盡士惟喜誦説以為自趙元鎮陳應求纔有此爾丞相既得譽於天下而公陰賛密請力尤多天下雖知公助之而莫知其所以進者何人公黙不以語人雖子弟亦莫知也然不悦者固已忌公及教嘉邸反覆深切尤詳於君子小人之際則忌益甚上即位欲習知國家事故宫僚二三人日再宣引入禁中賜坐問民疾苦旹非前例所有繇是忌者合勢相與排公最先罷又以危語中之坐廢斥十年公恬不為動已而稍悔寤使知嶶

州不得已强起屢求去奉使江東迎吏守門迫公行固不往復以知太平州遂乞致仕又幾十年年七十九而後卒其居家無酒肴燕舞僮奴衰落終日整坐間行視園中草木所從惟耆年久故南北之過賓及有職任於時者皆辭以老病不見也嗟夫士非不欲自賢也迷謬於趨捨操術之異顛沛於得喪憂樂之殊壯而合老而悖而得其所謂賢者鮮矣公學不衒於繁而能守其要及其用也不榮其身而思以畀其徒終其老也安以儉

退而無累於得三者人之大節而公兼之斯其為賢也歟銘曰

蘇常中間李子所國地甲而為野兮無錫之山繚而特水汙而為澤兮無錫之泉洌而食允矣沈公以配茲德

李宜人鄭氏墓誌銘

天富北監在海玉環島上乾道丙戌秋分月霽民欲解衣宿忽衝風驟雨水暴至闤敓滕沒及霤蕩胥至門已溺死如是食頃並海死多數萬人監故千餘家市肆皆

盡茅葦有無起滅波浪中老子長孫無復安宅四十年
濮陽李寛知監事民頼其力始就高燥立棟宇坊巷繩
引閭伍鱗次既滿諸司輒留止不得代凡六年而監市
成略如丙戌前矣噫四十年而後得一監官何好官之
難遇歟雖好官六年而後集然則以急疾草猝為功者
非虐歟以故李君每來予禮接不怠君以其母夫人狀
授予銘不辭夫人鄭氏徐州人曾祖僅從祖望之皆有
名先朝至侍從貴人夫曰朝請大夫浙東叅議某丞相

文定公迪五世孫太子少保東之四世孫既生大家其歸又相門也家法不教而嚴家政不慮而修叅議為奉直子夫人前後事舅姑無違愛子不異庶嫡遇妾媵尤有恩叅議没子孫遵其德貴賤百五十人合堂共食令壹而和職分而同新嵊之郊以為是北方名族能存其舊風可效而行者也夫人卒年七十五葬從其夫子十人得仕者文宿與寛也孫若曾孫男女壻若羣孫壻又數十人嗚呼可以為衆矣銘曰

其衆則増其賢必升夫人之祔嘉定八年二月日

寶謨閣待制知隆興府徐公墓誌銘

公諱誼字子宜一字宏父温州人有徐寅者相王審之寅之孫薄其官遯於平陽自號處士寅以上無世次而處士廟於沙岡為别祖公二大父仲熙世充考廸皆以惠愛稱今江南石馬頭百間其所為也公貴贈廸哲奉直大夫公登乾道八年進士第教授池州江浙後進負擔來學宰相曰當為太學得師除博士遷樞密院編

修官太常丞天子親政久威柄積上臣下多惶恐顧望事惟奉旨而行公諫曰若是則人主日聖人臣日愚陛下誰與共功上色莊改論樂制公對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臣壞上遽和容受規徐曰卿可謂不以官自惰矣丁奉直憂知嶶州光宗内禪公奏三代聖王有至誠而無權術至誠不息則可以達天德矣願陛下守而勿失宰相邀公留公謝曰某方欲勸公去奈何歙縣上妻殺夫以五歲女為證公疑曰婦人能以一摑致人

死乎緩之未覆也既而實税於庭死民母及弟在焉乃言我子欠租繫久不勝饑大叫役者扻之墮水豐耳宿昔死矣然後保正伏罪併劾受賕吏闔州感動所謂實税者婺源户餘三萬而逃絶六千其新安還朱鄉户税役十無二三公始令民以于照造簿自實其税應者蟻集婺源諸大豪不喜謗於朝移提舉浙西公請訖籍而行不聽公在嶶常單行入村落除其賦萬緡山谷叟老具皷笛俏酒送公泣而别過朝疏兵民十二事持不下

留丞相請付外上悉鉤摘要語多施行者時方拜右丞相將引公自助延納甚密公曰上聖質寛平相公宜匪躬協贊若意向有偏禍不旋踵揖而起浙西水利尤重公論其切於時者曰昔下流不疏而水上溢故鑿直曲港還三江故道開宜興百瀆所以順導下流也惟髙亢田徑乃瀦偃之爾昔之言水如單鍔郟亶皆是也今開吳松江下流與宜興瀆屬之海者無慮數十百所異時浦港磬折以趨海今近浦之民多取徑直決蘇湖常秀

舊為澤國比年雨或後至種且不入蓋圍田衆而疏導
多也小人見利不畏其害圍於淺水既為高田圍於茭
蕩既為稻田二俱不已復有下脚始之重陂大半為土
始之良田背水自曬十日不雨農廢作業然且承用舊
說又將疏之失利害之實矣故舊田溝澮當濬治圍田
下脚無輒開已開未塡當捺合今之言水者能行是三
說則高原舊田還為衍沃而農不病矣入為吏部郎遷
右司左司今上即位遷檢正中書門下公事兼權刑部

侍郎歳不熟半天下宰相以命公吏或夜半擕乞米奏至欻起擁被燭其重輕量分數應之報下未嘗失時刻進權工部侍郎知臨安府公歎曰京師殫壓如傳餐耳況應辦手掬食也首善何所仰請於上曰今鰥寡孤獨夜宿煖堂寒苦而儆錢無所得臣欲度都門外為八居養院費大不給内帑皆三朝恭儉之積陛下幸圖之上蹙然曰卿言是也賜貫餘四萬即相地市木會有御史劉德秀疏罷慶元元年三月也胡紘再疏責副團置南

安軍移袁婺州嘉泰元年六月始聽自便久之復朝散大夫提舉崇道觀二年王師北出以公知江州辭不獲與子運杖策赴郡敵數道迎拒兵壓江漢姦民乘隙謀亂訛言相恐公捕誅首惡字其餓羸恩接賓旅募人於浙東部分練習燒墼築城創輕舠船往來捷疾繇夏口而下依公為强敵既去朝廷是公所為除集英殿修撰尋待制寶謨閣知建康府兼制置江淮初敵圍廬楚不下而歸猶綴濠州以待和時時抄劫與我師遇殺傷相

當淮人大驚復迸流江南在建康者數十萬皆曰敵再至矣公晝夜拊循益備禦禦請專扞敵勿從中御朝廷疑於和戎弗利亟移知隆興府黑風猺羅孟傳與其叔羅時忿爭讐殺湖南捕孟傳而右時孟傳怒殺飛虎親兵以叛禍連江西吉贛四州勞於戍守孟傳因土豪以情愬公且乞降公為列上曰受降非臣事也顧大計宜聽詔許從江西降而公已病既而賞及兩路公不預也嘉定元年有星隕州之南明日七月朔而公卒年六十五

二年十一月朔葬於鳴山夫人宋氏先公卒二子沖迪功郎渾將仕郎長女嫁西外宗教林士遜次進士章學禮幼未行也公少而異質自然合道天下雖爭為性命之學然而滯痼於語言播流於偏末多茫昧影響而已及公以悟為宗縣解昭徹近取日用之内為學者開示修證所緣至於形廢心死神視氣聽如静中震霆冥外朗日無不洗然自以為有得也前後執政以國事訪公者告之必盡初光宗疾免到重華而日視朝毋改中外

文章論切公既入諫退見宰相淚落曰上慰納從容然目瞪不瞬而意恍惚眞病也已盡為詔四方禱祠郊廟進皇子嘉王參決留丞相未及用逃之徐村上使公諭還浙江亭復其位疾終不愈孝宗崩又不能喪公與少保吳琚議請太皇太后臨朝扶嘉王代祭答羣臣禮慕士取纛幃佚命后自祭奠乃止於是將禫上臨喪未可知也公憂憤嘔泄卧責趙丞相曰自古人臣為忠則忠為姦則姦忠姦雜而能濟者未之有也公内雖心惕外

欲坐觀非雜之類歟國家存亡在茲一舉趙公問策安在公以知閤門事蔡必勝授之使同為知閤韓侂胄固請於太皇太后禫之旦嘉王竟立嗚呼當是時謗讟横流而天下之口不可遏矣微公定計將使一夫攘袂而趨然則社稷永安而宗廟常尊澤施於今者公之大節不可掩也余觀公忠利慘怛能任大事視人如已本無以取嫉於世而世亦無忌公者獨侂胄既得志則驕肆公面誨之慚恨故得禍最酷流落十年不復用銘曰

古之聞道以身爲言開乾闔坤圓方各旋後之聞道以言爲身因其已行筆古之陳人實不弘狹而易安公胡早悟嬰此百難紹熙訌訌天作閔凶舉世驚哀莫敢弭鋒公初何營裂肝碎腦公後何成宗國是保彼譖人者不祀忽諸畀爾枕席詒我泥塗生不求榮死不求謚人臣之義惟以自致鳴山高高終風續濤爰居時來助其永號

中奉大夫尚書工部侍郎曾公墓誌銘

公曾姓漸其名字鴻甫建昌南城人曾氏散居江南閩浙士無不取卿相其別自撫州房居南城者至公曾祖處仁祖度始種殖於學為儒先生父發用累舉恩監文思院公生未十年徧讀經史默誦左氏能通舉大義筆下語五六十翁不能為踰冠三上省以第二人賜及第授承事郎簽書南康軍判官政纖巨一佐其守值旱饑沿村勸糶又決獄問囚走旁郡勞苦未嘗辭諸司賴其親已合議薦之公逡巡辭曰一路當薦有幾不知求何

用我曰名孰先於子公曰剌舉不責功實而以名取人縱我急進不愛惜得無反墜棄之乎固辭而免名為國子正遷博士祕書郎實録檢討官時論者方以道學為偽攻訕出一口公厭之求去得請矣有覺其不可者留於朝遷著作佐郎兼考工郎官求去不已知滁州會新立法不更邑不守邊請主管沖佑觀知興化軍將行文思卒初韓侂胄陰執國柄宰相以下升黜在手公不往見故御史程松希指罷公至是侂胄自為平章軍國事

未畢禫而以祕書丞詔改著作郎兼兵部郎官軍器少
監祕書少監公以驟遷為非復求去不許方下詔北伐
直北門者既辭不就將用公公曰吾初不與議必用我
即以自所為言者具之詔遂寢又將以公檢點樞密院
機速文字公復力陳不可又寢連求去侂胄雖不樂然
極重公遷祕書監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官兼權中書
舍人自侂胄貴臺諫給舍供隸役彈劾封駁皆具簡請
命意所欲者指授行之侂胄殊不以望公有論執即時

止右史陳子翀歸自泉州衆畏其亢險公曰是嘗無故自言為察官者今地位已高必亢顏據要路肆其噬搏善人無類矣佗胄不敢違為改一州使去於是女真雖退而濠州屢擾小使議和久不決敵堅責正隆以前禮賂持論者各懷茍且公雖衍大義載於訓詞扶善警姦得承平典雅之意又為改定誓書以存舊體俄而佗胄死素抑奪者多收用而趙彥逾亦在中公爭曰彥逾無預世道興衰何為於此又將籍故宰相陳自强之家公

又争曰國家本忠厚為德二百餘年矣豈以自强故薄哉時公已病於更改向背之際多不合慨然歎息曰天下事止於是邪遂以親嫌乞免且以病力祈去除權工部侍郎陞吏官為同修撰病遂不愈開禧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卒年四十二顧其子曰汝雖貧尚有田宅謹持門戶無因我死乞憐於人嘉定二年二月十八日葬於太平鄉香山大人汪氏封恭人子曰穎茂承務郎監福州水口鎮曰穎秀修職郎新監紹興府苗米倉曰穎

敷早卒女之壻曰衛樗某官幼未行公孚尹明達既早慧長益貫研古今出其英華皆有新意方得志於科目不知者以凡人料之謂其馳逐資富貴鮮澳相矜伐而已而公講明無傲世之行簡遠無近俗之名未得不願進暫進輒求退處樂而憂遇變而安當慶元嘉泰開朝衣負塗炭之羞而以氷玉自潔青蠅蒙樊棘之誚而與鴻鵠偕逝合德引類思深慮長天下以為賢而宜書死而宜傳惟公也銘曰

孰司下人逐死奔生有膏其汙不臞其清是爲鴻甫正性之閑衆攖羣攘舒徐其間時雖我畀我不時即進怯退勇先義後得終於開禧始於慶元吉士庇國如珠潤淵日之所杲月之所耀不可葢藏可以並照香山之岡雲木茫茫其年短折其存永長嘉定八年九月日

毛積夫墓誌銘

毛子中字積夫髫鬌有傑氣十七時游江淮亂後邸店未復卧起草中時時與小寇遇行數千里知形便阨塞

涕泣曰管樂不再生耶夜捕鹿迷失道旦見樓堞矗然合肥城也值帥方打圍戈甲耀日居廌虎皮道旁燔肉煑葵菜浩歌縱飲弗爲視帥揖語大驚延上座稍長親師友學習今古諸生不能言者盡爲言之復出沔鄂得賢豪名世士識别相與懽甚因留門下終身所至專席高論袞袞無對怒馬獨出不施鞍勒或入酒壚憑高悲嘯衆共恠不敢近荒旅窮肆飯客常滿或閉門袖手借書危讀經旬月無不通人畏其博而專也然不得騁於

科舉禮部嘗欲第其文又議不合而止余屢諷君年過
五十矣氣惰將衰血燥將臞宜返耕築室以順天命無
徒取俗子贅疣也君怏怏不自喜尚行游無怠至踰六
十度決不偶矣始棄去蔽長松吟小山招隱諸詞哀憤
激烈作振衣亭請余記未畢而病嘉定八年五月二十
一日以書來曰某自量不在友朋下幸賜之銘抑揚咏
歎之死不恨矣其明日卒嗚呼人之所長世固不易知
君之所有人亦不能察也然使其當蹉跎之年而與之

以奮近之日則必損奇特之行而為平易之趨矣詎輕測哉所居瑞安深谷號毛家山以毛姓者二千人祖鏜九十三父驤八十六皆篤學好善稱於鄉君自謂壽種故其規圖常寛遠若有待然纔六十五娶張氏正而婉生四子允兑充充二女輯輔再娶康氏一子曰應早夭九年某月日葬瑞峯山廣度寺允來速銘予老憒憒下筆未數行耳如附蜩頭眩轉不自支其於抑揚咏歎之意蓋微矣故所述僅如此然可以觀其畧也銘曰

不設志以滅命不厚生而薄性古之人哉嘉定八年九

月日

徐文淵墓誌銘

君名璣字文淵任主建安簿麻溪峒民業鑄兵鬻鹽者

官窮治羣捕因相聚為逆多殺傷官軍州恐以君將而

往君不用衆但命土人持榜告諭皆散去罪止三人監

造貢茶其長欲取於數外君正色曰此人主所以薦天

地宗廟非臣下所宜得移水州司理兵官大執平民為

賊冀以成賞君明其無罪盡釋之丞龍溪縣城旁陂舊稱溉萬頃豪黨私以為田陂浸壞君旣按視即疏鑿如舊規移武當令改長泰令未至官嘉定七年十月二十日卒年五十三初唐詩廢久君與其友徐照翁卷趙師秀議曰昔人以浮聲切響單字隻句計巧拙葢風騷之至精也近世乃連篇累牘汗漫而無禁豈能名家哉四人之語遂極其工而唐詩繇此復行矣君每為余評詩及他文字高者迥出深者寂入鬱流瓚中神洞形外余

輒俛仰終日不知所言然則所謂專固而狹陋者殆未足以譏唐人也得魏人單煒教書法心悟所以然無一食去紙筆暮書稍近蘭亭余謂君當自成體何必蘭亭也君曰不然天下之書篆籀隷楷皆一法法備而力到皆一體其不為蘭亭者未到爾非自成體也此論余尤駭之君與余游最早余衰甚朋曹益落君將請於朝棄長泰終從余未及而死垂絶忽長歎言争争者數聲其妹撫之曰何争張其目視曰天争妹又曰天何争復力

疾大聲曰爭名也遂卒嗟夫君之志固遠於利矣豈以名未就而有不足耶徐氏自君曾祖逢祖贈曹議大夫澤為泉州晉江人皇考潮州太守定始為温州永嘉人君娶劉氏子曰鼎國子學生曰呂八年十月十二日葬建牙鄉郭溪銘曰

如是而足以名歟則所名何止於此如是而不足以名歟則古之為名寡矣嗚呼文淵其視斯銘余之所傳天亦不爭嘉定八年九月日

故通直郎清流知縣何君墓誌銘

何君名瀹字叔禹處州龍泉人其為南城簿明州造船場皆以憂不任事後自温州司理紹興府比較務六年而用薦者知清流縣開禧三年八月十五日卒於官年五十六先是夫人富氏歿三年矣嘉定元年十二月十九日合葬於北里山子一人曰處權轉運司發解進士女之夫曰張希顔君門地貴重蓋太傅清源郡王執中曾孫徽猷閣待制志同之孫也父佃官差減猶奉直大

夫然君自待如寒人單士未嘗以埶加物居官明恕必
舉職而不為苛暴尤恬淡遠於聲利羣從多已顯而君
故常調泊如也將往清流值淮北既交兵衆勸無行君
曰遇患不避義也州檄縣饋軍前獨君能至全椒來安
不至也既而宿壽兩將遁走潰卒聚滁河無食譟且亂
君以戍兵糧貸之得免敵決逾淮吏焚廩棄積而南或
又因以為利君獨携口券馬草錢五十餘萬歸之總司
守怒扣空匳強拘之總為諳諭乃已敵退守與郡僚留

金陵沙上賣酒不敢返君挺身坐黄悦村招散民種稻
趨刈麥晝夜暑濕中遂得疾縣人賴君方再造皇恐扶
輿醫建康冀其愈竟不起哭而去悲夫自復讐之議出
余固懇懇論奏謂須家計牢實彼必不可以進而後我
可以不退且盟約久定矣必彼先破壞而後我徐應之
不然前直掩而較後曲藩牆擾則堂與揺矣執事者不
審輕動妄發未幾勇怯俱弊使據正守義如君之賢者
勞苦困極而不得以老死故其喪歸鄉人迎之無親踈

貴賤皆賫涕雪泣非特其恩厚素感於人亦以君仕不逢失其常所而痛惜之也嗚呼非有述於後則何以著君之志而塞其子孫之哀宜處權請之勤也銘曰

身都子男兮家相門往而不還兮墮時紛故園有茹兮溪有緡魂乎歸來兮無怨呻嘉定八年十二月日

林夫人陳氏墓誌銘

夫人陳氏平陽陳營里人嫁同縣林璞二子善補善祇二女壻彭表韓原林君田不盈一頃多菜少熟父母老

遜其業而林君晝夜誦書攻文高吟嘯絕不知家事事一關夫人夫人能飾無為有久而若自然夫之父母安焉其後頻死喪歲惡田且盡猶力課其子學不怠比寡居而病風濕沉廢逾二十年夫人常順聽無悲戚有勞苦之者欣笑彌日得好語而歸人以為難當是時善補經營四方傑材偉士無不師友然尚疑信未決獨夫人以其志許之已而善補及進士第教授無為軍兵亂人相食侯間輒謁告視夫人夫人麾使速去曰汝已出身

事君又反顧予嘉定五年九月某日卒年七十四蓋舅姑夫子不疚其艱而相依以成者固人之常理至於饑羸疾痛不失其善而必與以報者亦天之常道此夫人所以兼得之也夫人並家有鹽亭山阿阜深衍北者指斗門之北曰是宜家藏善補稅於官十畝初光孝寺亦佃鹽亭山在斗門之東縣戴家山而北僧以官人所擇必山之勝也因內熱冐爭之曰此吾賜山也既又曰吾山所至也有司索文書驗視不酬吏取重貨持不肯決

僧詛鬼路罵聚刀槊期以死競後二年御史民曹交相趨符移總總常平司定以善補爲直然後十一月初六日葬夫人於山之原嗚呼有是哉夫貲不足以買山而葬於官荒之山此譽士之窮王政所必矜也遁耕織之勞而欲擅山海之富此異端之横王法所必黜也銘曰
徂徠躬耕葬百喪使皆如此訟何當虆梩而掩孰在亡
夫人之歸天與罔嘉定八年十一月日

劉靖君墓誌銘

劉靖君名愚字必明太學釋褐教授江陵府外遷安鄉令乞致仕嘉定八年正月十二日卒明年二月某日葬城北仁塘原君行己恭與人敬節堅而志厲學必是古尤邃講說能自淺入深判人聞者欣朗開達將校改服以聽在安鄉慈允得民和旁縣自占李年再倍夫繇果求藝𦍒通方之材非以儒自局也始君甚幼家零落待我而衣食父死伯不弔疑將祔於祖一夕舉其柩他山哀呼僵踣幾不活者數焉遂羸毀終身入太學凡三中

上舍積歲月始升名只脫紵袍五十餘矣憂患之味早視衆所甘待若辛螫余丞相素知君至是且名用漕守蘇若霍諸司楊呂范又爭薦君然自謂逾六十矣髮墮齒折何以驅馳一世竟捨去不顧買宅城南四無垣壍蕭艾數尺嘗展卷長哦釃酒薄羮盎如也垂二十年至八十三而終郡人高其行無不歎惜觀文殿學士何公率嘗同舍故學徒共謚曰靖君明其無競之德可宗於時歿有以思存有以勸也舍法者館學之地也以經任

為限葢有委心歸計於未滿之先矣未有滅跡絶影於既滿之後也作邑者要路之儲也以改官為急葢有因縁屬託於破白之初矣未有逡巡退却於及格之際也雖然道遠俗散而天下無肥遯之士流風所扇既莫不然而君豈異於人哉惟尚往於招徠之不豫故謂之知恥迎受於筋力之常衰故謂之知命此君之所以自安於古人而今人以為不及也君之九世祖曰存以上柱國自建徙衢為龍游人號江潭劉傳緒至君雖宦未顯

而德皆餘於隱矣兩娶徐氏又繼以留氏子曰克曰凡曰凡女嫁進士應彌明孫四人女孫二人銘曰

量人而退非曰自晦量已而止亦其常理有或為之有或不能是名靖君于後之稱嘉定八年十月日

鄭景元墓誌銘

景元鄭氏名伯英永嘉人隆興癸未進士中科滿秀州判官調杭州泉州推官母老不忍行食嶽廟禄九年終母喪授寧德縣丞福建提刑司幹官猶不行於是六十

三矣遂以紹熙三年四月戊午卒十一月壬申葬西山余家輿原上二子為仁次求仁早夭女嫁蔡幼學李復陳鑑世常病景元負氣不屈折故不用殆豪士哉以余攷之景元信道不苟且寧不用蓋志士歟方秦氏以愚擅國人自識字外不知有學獨景元與其兄推性命微眇酌今古要會師友讐策惟統紀不接是憂今天下以學名者皆出其後也其論議憤發筆寬墨餘佞者褫魄貴者奪色豈血氣為之使哉然則志也非豪也故事第

四人與上三人踵躡以進累日月皆至卿相景元恥自言故甘為選人最後朝廷以幹官者拔滯淹之一門也景元笑曰此冗官爾法當廢省可身踐之乎卒以疾辭夫思其職不利其禄然則志也非豪也自其兄及薛士隆陳君舉擅一世臧否號為方峻景元不然雖閭巷一介之善甚或輩行絶數等未嘗不委曲外比售其聲名家產無十金僮僕單特賔從晝夜集鱠胏烹蛤蜆蔬椽雜陳之急難窘助扁舟徑往夜半扣門攝衣皆出矣景

元果豪耶不以富貴適已而以貧賤狥人耶故曰亦志而已矣始行之游陳鄭間後壻鄭氏景元為余言叅政李泰發之孫委禽焉吾顧不敢已而中第今為臨海丞景元歿二十三年夫人黄氏卒既合葬時行之以龍圖閣待制知福州書來曰鄭公逺矣宜扵此乎銘夫豪與生盡志死不滅立德之本也孔孟所尊也何較逺近哉

銘曰

陳代嘗言枉尺直尋孟氏所訶曰有利心嗟乎景元尺

何必枉既定之榮矣而不枉以介責身以通恕人餓於西山草秋木春嘉定八年十一月日

東塘處士墓誌銘

昔平陽陳巖學能造微為陳君舉徐子宜密授不幸早夭二公哀傷俾余記其藏時余自都返繚出荆州芟舍倉卒巖弟志崇蹤跡參訊追及余西山重戴拜伏又逼同嫛越兩界乃得以寬志崇詞藻精麗從余久每語家人細大輒嘿不吐余竊恠詰其故則長慨淚落曰吾兄

銘而吾父踵逝亦有意於子以吾未與士齒也率三歲遲之遲六七而吾老不堪士矣不敢怠不敢請即死無以見吾父嗟夫余文無用於地上矣豈志崇姑欲慰其父兄於地下而然耶君名瑾字國器縣左廂兵馬使十世為石床里人床方三尋平如琢相傳古有異人所為飲奕也君軒岸沈雄言動未嘗妄既苦志不酬右書左琴以善娛樂其行常損已益物種植甚遠積累而可稱紀者衆矣然最著者在東塘初縣驛道東北皆行水中

漱淖墊沒數十里晨暝風雨咫尺斷還往北塘合一縣之力間乞丐大官歴年多猶未備君獨用一家力裁石取底東達之海閼閏而成堅悍可屐甚潦不能淫人以為君德更號曰東塘陳氏余嘗患世之富貴苟自肥於民無毫髮利益君雖貧賤不為身計特作此塘利埀無窮可尚已辛年七十夫人林氏先九日卒林氏淑而知禮事姑九十白首盡敬閨房資以為法志崇弟曰德崇二壻曰林萃邵持正既葬君於安仁山二十年而孫男

七人皆以長立孫女三人其二已嫁而曾孫男女亦三人君嘗以志崇德解恩與修職郎然不足為君道而君亦諱不肯當也故題其墓曰東塘處士而銘曰

承於祖而未信付以子而猶疑孫衍曾蕃東塘豈欺嘉定八年十二月日

中大夫直敷文閣兩浙運副趙公墓誌銘

公名善悉字壽卿父不尤知橫州祖士起武義大夫曾祖仲馴開府儀同三司繇儀同至太宗四世橫州初入

宗學以文占上舍而有武力靖康之難走相州與岳飛
善聚兵萬人將迎二聖雄張河南北巨盜皆避之曰此
小使軍也高宗立以衆歸御營復從飛武昌飛死秦檜
奪其兵抑守嶺外而歿公孤憤激發痛横州以投筆自
挫束置袍笏不掛身娶婦清江一月誓之樂清舅家賃
僧房業舉子夜誦依佛燈或日昃未爨履襪穿垢如是
三年得京官往視其妻未及境有蕭某官者同宿漫問
李通判安耶曰嘻死矣女嫁宗室流浪音信絶數年矣

公笑因敘本末蕭驚異後公為郎而蕭位執政為上言
如此知無錫縣丞初有印板帳錢吏茫昧不能理欠負
十七八公補舊增新常多三四以上知寧德縣邑小易
治公亦竟歲無所笞罰通判臨安府敏絕為一府冠孝
宗知之故令以事至殿中者再瞻相良久喜動色擢知
秀州金字牌忽夜下上親札曰海鹽地高病旱豈有水
利可興乎河成至今為腴田還朝命除郎黃參政不奉
詔王丞相請與大州知鄂州以嫌改江州始有旨射鐵

簾公多與金銀鼓舞將士奏藝為諸軍第一除度支郎
中侍從夜直上論朝士能否獨稱公材前後十數內出
姓名知臨安府大臣猶難之進太府少卿於是上既欲
驟用公而輒於外庭御史遂以為公罪上怒塗抹其疏
幾盡然亦罷公光宗語宰相趙某今安在壽皇所囑付
也除提點鑄錢諫官疏復止知徽州庫錢滿溢寄於外
廊其歸公使者盡以代諸縣賦移江西運判除直祕閣
兩浙運判敵使張汝方暮發京口礮車雲上風挾浪戍

山且覆且號夜乙丙公擇金山隈處列炬火累百募人鉤其舟浮𢮿以濟國信吏白例卷當自正門入公叱曰汝欲葬使人魚腹中乃已耶陞直敷文閣副使憲聖后攢宫復土第勞當遷侍郎公已病歎曰吾昔遇孝宗蚤居此矣今夕陽之照爾潤家可也報國乎何有力辭而免慶元四年五月朔卒年五十八八月某日葬明州定海縣太丘鄉啓霞山夫人李氏封齊安郡子曰汝鐸承直郎汝鎔宣教郎知浦江縣汝鄰從事郎坑冶司幹官

汝鑽高州文學汝駉從事郎臨海主簿女嫁文林郎錢
𢎞朝散郎知寧國府張忠恕孫男二人孫女四人公為
政速於赴機事常集而無跡期會不迫而信治財以寛
民或貸放而官有餘資廉儉終身不用公庫物在上前
言論率樸透底無枝葉上亦坦懐歡笑肝鬲親厚嘗謂
公曰周天下事每日須過朕心下一遭留卿相聚正欲
共此不可遠去也蓋孝宗之有志於治如此用人必親
簡雅不任宰相宰相往往慚沮曰此何以得進同類亦

恥不預輒譟曰此繇某來也雖疑似無實然卓然被知於人主者地偪而交疎孤外反甚矣故雖一意保持而不勝百計之排斥嗟乎方公盛年使其朋黨氏周矯揉以應虛譽則何懼不用而摧殘困折終不能有所為者豈非伸於上而顧屈於下哉其後天子一切恭己以事任其臣舉鴈行魚貫以聽而公於是時亦始為任事者所知然公寧以人主之知受屈於永久而不以人臣之知求伸於須臾此余之所以賢公也性專介重執未嘗

曲已徇物薦士尤謹在兩浙或請薦沈程公以程犯贓不許在江西薦許中應李肅皆善士時所謂僞學畏不敢舉者也在秀州黄洽為中丞薦其所親公聞澉浦監鎮趙師石之材而未識也薦而後報曰宜以中丞所親為後洽大恚故迄其去毀公不置嗚呼此又可悲已銘曰

富矣啟霞金碧𥌊𥌊四獸維之中可一棺咸曰天造樹以斯原噫余趙公曠度逸羣神往無方豈視之墳懿其

遺聲以世厥存嘉定九年二月日

水心集卷二十一